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10  
4



元朝名臣事格  
卷上



010190568097

文庫 11  
D 310  
4

御田泉文庫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

元 蘇 天 爵 撰

左丞李忠宣公

公名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初事潛邸中統元年授燕京宣撫使歷山西宣慰使太原路總管至元五年召為右三部尚書八年拜北京行省參知政事十一年遷安西王相明年以王相撫蜀又明年拜西川樞密副使十七年拜安西行省左丞命未下而薨年六十三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



吏部君且卒指公謂宋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悍鷲  
刻削人蒙吾力脫罪罟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  
兒其大我門者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升菽  
夫人舂蓬稗爲糧芼藜苳爲菹活之荒歲旣就外傳嗜  
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充足  
甘旨有餘則市筆札錄書晝夜誦不休已乃厭糟麴歎  
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悅  
親善身兩大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或有聞同腐草木  
也絕少年輩不游召其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

牧庵姚公

撰行狀

歲丁未用故太保劉公薦徵至潛藩俾侍皇太子講讀  
薦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宣撫司參議智廷賢皆就徵

行狀

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潛藩擇廷臣可理賦者俾  
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  
川襟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蘇竹  
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漕嘉  
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卽雲

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蓬  
聞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爲八柱不戰而  
自守矣感蜀之本實張於斯狀行

中統改元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  
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  
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

狀行

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罪權勢之籍民爲  
奴免而良者將千人狀行

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太原路總管至是潛藩故臣  
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公  
愈益勤勵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  
以剔民賊裁婚葬俾師簡儉敦耕桑以富民生理之出  
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歛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  
以警奇袤之覲凡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  
麥六出其境狀行  
五年徵入爲右三部尙書人有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  
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

撼公者莫不請求保為衣冠之族無有是也漫不為應懸已俸為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慚服叔竟以是論死

行狀

七年上以蝗旱為憂俾錄山西河東四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為不寃公燭其誣召鞫其妾榜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妒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死罪觀者神之

行狀

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奏求公輔已以故官改安西王

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藁束百萬

行狀

十二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巨擘之地不降何歸正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璽書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

僞爲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疆場心迹之著白者况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爲哉公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

行狀

十四年詔以布哈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旣發公留成都供億食纔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

行狀

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卽下紹慶南平夔施思播

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經東川歸以爲重慶帥闔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合州空虛誠使謀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卽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著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頌聖量含宏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又爲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爲均爲臣也不親于其子孫合之爲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

元朝名臣事略 卷十一  
三  
阻窮山而曰吾忠于所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  
自爲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甯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  
故爾得致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  
賊遇君竊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又約書言爲檄刊  
木于山浮板于江珏未及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  
興張邵十二人者訶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爲書縱歸  
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  
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使興等導帥幹楊獬懷蠟書閒  
至成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

前歲公爲書招珏誠亦寬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今立  
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  
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  
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然我非攘  
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  
快心于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爲哉卽單  
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  
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行狀  
十七年西南夷羅施鬼國旣降復叛詔雲南湖南四川



合兵三萬人誅之兵且壓境公適被命在播亟遣使止  
兵勿進別遣人趨鬼國使降酋長熟公名曰是活合李  
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卽身至播州泣且告曰我屬百萬  
人微公來死且不降今得所歸蔑有二矣公以其言來  
上聖意開允改鬼國爲順元路以其酋爲宣撫使及公  
薨蠻夷聞訃哭之哀甚其私親爲位而祭者動輒數百  
千人合州安撫使王立衰經率吏民迎拜哭聲震山谷  
爲發百人護喪興元僉播州安撫使何彥請順民欲立  
廟以祀夫邊徼遠夷之人未易懷服公之所以能得其

心者顧豈以聲音笑貌爲哉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貊之邦行矣若公之言動出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見乎  
遠彼西南之人被生死肉骨之賜者無慮億萬計其爲  
忠信篤敬不旣大矣乎

野齋李公  
撰神道碑

公天性孝悌事太夫人深愛和氣愉色婉容自幼至貴  
能養志順色未嘗少失懽意于兄姊友愛彌篤凡有俸  
賜必均及之資稟雅重與人交疎澹寡合不爲詡詡態  
久而後知其篤至居官清慎非義一毫不取羅施鬼國  
之入附也有以受馬千數譖公于朝者上曰是人朕所

素知雖一羊不妄受甯有是事神道碑

公為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聞斯行以絕專嫌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置民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東歸必薦汲之王陞秩留之故關輔得士為多行狀初權臣阿哈瑪特與公偕侍潛邸及當國用事公未始一至其門彼常卑恭求好拒之愈力其所守類此

參政商文定公

公名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

改焉國初為東平行臺幕官入事潛邸為京兆宣撫司郎中就遷副使中統元年改宣撫司為行中書省遂僉行省事明年進參知政事坐言者罷起為四川行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六年同僉樞密院事累遷副使十年出為安西王相十五年王薨十七年王相府罷坐事得免二十年復為樞密副使尋以疾辭二十五年薨年八十

公生于大安己巳至少保沒年二十有四汴京陷北走依冠氏趙帥天錫與元好問楊奐游清河元公撰墓碑

東平嚴武惠公統齊魯魏五十四城號行省招徠名士以禮聘公俾教諸子經學武惠卒嫡先死遺命以子忠濟嗣時朝命未下公教忠濟爲喪主哀而中禮弔者敬悅輔之見大臣奏其克嗣制可忠濟辟公爲經歷官凡五年出倅曹州未幾歸東平日與魯諸賢爲琴詠會復官經歷贊忠濟大興學校聘康暉說書李昶說春秋李楨說大學學生百餘人養之優厚督于課試後皆通顯東州多士公實作之墓碑

憲宗朝世祖以貴介弟鎮撫中夏得專征誅聞公有經

濟略佐官諸侯遣使徵至鹽州召對稱旨字而不名閒陪燕語因曰挺來時李壇城胸山東平當饋米萬石東平至胸山十石致一石且車淖于雨必後期後期罪死請輸沂州使壇軍取食便世祖曰愛民如此忍不卿從

墓碑

詔以京兆分世祖教楊惟中宣撫關中公爲郎中焚斬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皆驚憂無聊賴公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淹滯定規程主簿責印楮幣頒祿精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晷月秦民乃安誅一大猾

羣吏咸懾明年惟中罷教廉希憲來使登公副之碑墓

丙辰夏我師征南詔京兆布萬匹米三千石帛三千段

械器稱是輸平涼為軍需軍期迫甚郡人大恐公曰他

易集也運米千里妨我蠶麥郿州長王姓者雅為公所

禮平涼人也公召與之謀王曰不煩公運僕有家粟積

平涼盡以代輸公大悅載直與之它輸亦如期碑墓

有旨割懷孟益世祖教公往治既至一多金子酬酒殺

人坐死取豪猾杖于市一郡懼伏乃濟之以恩懷人至

今縷道其善碑墓

丁巳丞相阿勒達爾會計陝西河南罷宣撫司公還東

平陵周公撰墓誌又牧庵文集云先是分封世祖

司於京兆戶宣撫司益以懷孟且詔總天下之兵遂置

於衛安撫司於邢臺遣諸軍於關西行邊於秦州漕運

秋春土馬往來之勞已宗親間之遂解兵柄已而遣阿

勒達爾至京兆大集汴蜀兵民之官下及管庫征商之

吏皆入計局為條百四十二文致多方且曉眾曰惟劉

萬戶史萬戶兩罪請於朝蓋謂忠順公丞相世祖身

也自餘我則專殺虐焰薰天多迫人於死明年世祖身

民諸官凡昔所置諸司皆廢

乙未憲宗親征蜀以圖宋世祖趨荆鄂軍於小濮召問

軍事公對曰蜀道險遠瘴癘時作難必有功萬乘豈宜

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我心

墓碑

憲宗崩於軍庚申世祖至自鄂道遣張公文謙過公公語張公曰殿下班師師屯江北脫有一介馳詐發之軍中留何符契張公驚亟追及言之世祖大寤罵曰無一人爲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不日額埒布格之使至軍軍中斬之

墓碑

公赴召開平初憲宗征蜀季弟額埒布格留守和林至是左右部諸王大人咸會開平額埒布格不至會者勸進曰殿下太祖嫡孫大行母弟以賢以長當有天下上

謙遜未許公與廉公希憲參大議潛進言曰先發制人後發人制天命不敢辭人情不敢違事機一失萬巧莫追上頷之明日會者力請遂卽位

墓碑

額埒布格兵起公奏曰南師可還備邊西師可軍便地從之以廉公及公宣撫陝蜀公等至關中六盤之兵已應和林公謂廉公曰爲六盤策有三選鋒乘虛直擣京兆上也積財聚兵觀釁走利中也重裝北赴歸重和林下也廉公曰策彼何出公曰出下已而果如所策是時人持二志關隴日閔鞏昌汪帥兵號勁果其弟良臣適

至公等承制佩良臣虎符出庫銀萬五千兩使歸發兵  
乃完城濬隍借兵於民拜巴崇爲將公戒之曰公帥未  
練之卒出應勅敵揚聲借勢使賊不敢東向續出方略  
以摧之慎勿輕與交鋒使之知我虛實師出巴崇違戒  
而衄敵兵恇而西去公命巴崇追至甘州汪良臣將兵  
來會咸聽諸侯王哈坦號令哈坦陳於北巴崇陳於南  
良臣陳於中大戰甘州東殺大將阿勒達爾琿塔噶斬  
首虜無算關隴平捷聞上報曰卿等古名將也臨機制  
變不遺朕憂遂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進廉公爲右丞

公爲僉行中書省事明年進公參知政事

墓碑

宋瀘州將劉整囚我降人數百及來歸將論誅之公奏  
盡釋之聞邊將不和公輒手書開諭皆得其死力若蜀  
帥耨埒聞帥楊大淵青居山帥奇徹是也

墓碑

興元倅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公於朝上召  
公使殿曰使卿關中使卿懷孟兩著治效今訟卿者逖  
至卿豈有所掣耶亦驕而志墮耶公對曰臣在秦三年  
豈能事事當理上負聖恩下欺臣心有死不爲鉅寇滿  
野借兵完城事豈得已且有前旨也功若自歸罪則分

人非臣所事欲加之罪臣請就戮上顧侍臣數公大計  
屈伸手指凡十有七謂公曰卿無罪今委卿四川勉之  
行大用卿出金虎符佩公行四川行樞密院事

碑墓

至元元年入中書上欲知經學公與姚左丞樞實學士  
默王承旨鶚楊參政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

碑墓

初中統三年立領部以阿哈瑪特總錢穀至是革去公  
與太保劉公等奏燕王為中書令入省聽政罷世官行  
遷轉法併州縣戶耗者

誌墓

二年平章趙璧奏立諸路行省丞相耶律鑄行省河東

公為之貳旋召還

誌墓

六年同僉樞密院事連年遷僉書遷副使數軍實差萬  
戶千戶等三給軍吏俸使四千人屯田給牛種農器墾  
田三萬畝收其獲以餉親軍汰不勝軍者戶三萬戶一  
丁者亦汰去若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者財力相資合出

一軍

碑墓

十年封皇子莽噶拉木為安西王立王相府以公為王  
相上曰王年少河迤西盡以委卿公進十策於王曰睦

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

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為置酒嘉納墓碑集云至元九年立

皇子為安西王明年至長安營于素澹之西毳殿中峙

衛上環列車閭容車帳開容帳包外秦固內地教令之加

為牙門譏其出入其時獫狁河之牧蕃酋星羅棋錯于是

于隴于涼于蜀于羌諸侯郡牧蕃酋星羅棋錯于是

間者靡不與金篚帛效馬獻琛輶軒庭下勃磳竭蹶如

恐於後其大如軍旅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

承制入王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

制不府在長安者為安西六盤幣者為開成皆聽為官邸用

易府在長安者為安西六盤幣者為開成皆聽為官邸用

年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百三十萬裁七

其國而棄

王薨王妃使公請嗣於天子未允明年又入請賜允猶

未遣也公病於京兆其年王妃殺王相趙昞於六盤辭

連公及子獻逮至行在所下公吏久之得免墓碑云又

元十五年冬王薨王子哈達當嗣王相公請于上

使郭琮弱宗之訓未習也卿始行王相公請于上

趙昞不法王妃命囚之六盤獄以趙昞構隙相攻人

亦預二郭鞫問伏辜事無一毫及公惟王府疑察殺之

孟卿老之書生怒召公拘於趙氏有下獄上命趙氏子

之義為上奏曰臣與諸儒知商孟卿之辭也

忠奏曰宋儒不憚曰宋儒不憚曰宋儒不憚曰

語之曰宋儒不憚曰宋儒不憚曰宋儒不憚曰

殺人之謀久日其不預也何如對曰臣以曩時推戴之功

商孟卿不可全以無罪釋之上默然不答未覩耳固聞之

元朝名臣事略

卷七



十年復樞密副使尋以疾免二十一年趙氏子復訟父死公又被逮百餘日乃釋公歎曰蘇端明貶黃州作雪堂於東坡貶惠州築室於白鶴觀若將終身善處變矣吾有慕焉遂葺小圃於都城之南以居澹然與造物者遊朝士及僧道日造門問遺不絕益爲世所重墓誌曹有阜曰左山公自號左山老人著詩千餘篇尤善隸書時人銘其先世者以不得公書爲未孝墓碑公具文武材明允公亮慷慨有大志遭際世祖聖神之主道同氣合獲展宏略功在社稷德洽黎元慶流子孫

可謂一代英傑者矣雖冒安西之獄事旋昭雪克終令名蓋有以也墓碑

樞密趙文正公

公名良弼字輔之趙州贊皇人國初舉進士教授趙州歲辛亥召居王邸歷邢州陝西幕官己未王師伐宋參議元帥府事中統元年拜陝西四川宣撫使至元七年授高麗經略使奉使日本還朝改四川經略使十年拜同僉樞密院事居官九年以疾辭歸二十二年薨年七十二

公女真人避遼章帝宗真諱易真為直以部族兆嘉為  
姓佐金祖平遼宋功世長千夫成真定贊皇人不能金  
言者譌為趙家其曾大父鎮國上將軍諱祚者喜曰天

將華姓吾家耶因趙姓

牧庵姚公  
撰廟碑

公少聰警負膽膂機數其父元帥右都監節死諡忠閔  
公襲官奉職哀宗播歸德上黨公部將防城提控崔立  
殺守相降而自王猶譏城門妄出入者殺積骸狼籍公  
侍母夫人懷其家牒及忠閔以上世遺繪曰非是無以  
知吾生族彷彿儀形雜薪丐人竊出將歸趙及河已集

將北之民數千惟七艘濟舟兵病民之爭挺刃亂投及

夫人首公臂受之幾折兵顧見哀手援以登廟碑

公輦母夫人北渡河至鄉奉事之外日從名儒講論文

藝尤致意司馬氏通鑑歷代典章制度兵馬強弱地理

扼塞有關國家興衰治亂者無不記憶戊戌朝命試諸

道進士公中優選教授趙州

野齋李公  
撰墓碑

上居潛邸用薦者召公北上占對稱旨會立邢州安撫

司擢公為幕長邢久不得善吏積弊日深公區畫有方

事或掣肘則請諸王府再閱歲凡六往返所請率賜俞

允邢賴以治升陝西宣撫司郎中

碑墓

已未王師伐宋大臣霸都魯為元帥公參議帥府事兼江淮安撫使五戰皆捷渡江至鄂分道趣湖南攻下岳州抵潭州而還用兵有紀律未嘗妄戮一人

碑墓

大駕北幸陳時務十二事言皆有徵上深嘉歎至衛驛遣如京兆訪察秦蜀人情事宜不踰月具得其實還報且列十事上聞多見采用

碑墓

公言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向未臣附前歲世子王倂來朝適鑾輅西征畱滯者二年

矣供張踈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

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立之為王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恩戴德願修臣職是不勞一卒得一

國也上是其言即日改館世子願遇有加尋賜封冊遣還高麗遂一意內附皆自公發之

碑墓

上即位首立陝西宣撫司廉公希憲為使商公挺為副使公參議司事時甫罹大變眾心未一事機少忽變生

意外公受命即就道先二公至知事不可緩乘機決策前事而發廉商二公繼至同心協謀卒平大亂安反側

元朝名臣事略 卷二  
公贊畫之力居多九月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拜公陝西四川宣撫使兼參議行省事屬用武之際調兵馬給糧餉所統九路稟成受事日不暇給心計口授物來則應卒贊成秦蜀之功

碑墓

二年冬省諸侯宣撫司公遂不出居無何費寅以九事訟諸朝誣廉公商公有異志指公爲徵寅成都人初我師取四川攻之急宋邊將力憊不支遣寅入秦爲閒厚資之使仕於我寅桀黠久不敗至同知興元府事後以姦惡事覺宣撫司鞫之獄成待報會赦免寅銜之摺撫

二公所行涉於疑似者攻訐以報怨時方懲李壇王文統之叛上聞是說信之召公問焉對曰臣與二人共事者九年甯有是事再三問對如初訊以九事皆枚舉以對上以爲彊辯飾辭益怒威刑臨恐譴訶百至公守前說而力辨其誣至捫膺而前進乞剖心明之旁睨者爲之褫魄公神色自若明日有旨命中書訊鞫寅辭屈奏請右丞南合代廉公行省事往就按問會寅逆謀敗遂

解墓碑

至元七年春授高麗安撫使旋改經略使先是數遣使

使日本竟不得要領而還上必欲通使而未得其人公  
既受命私念高麗日本止隔一水人何地不可死等死  
耳吾爲國家何惜一行遂以奉使請前使過高麗名爲  
遣人護送取道對馬一岐等島實漏密謀益懼其日本  
既通有以軋已也公曲爲防邊使不得逞其計自絕景  
島登舟徑趨太宰府既至宋人與高麗聘羅共沮撓其  
事留公太宰府專人守護第遣人往返議事數以兵威  
相恐或中夜排垣破戶兵刃交舉或火其鄰舍喧呶叫  
號夜至十餘發公投牀大鼾恬若不聞如是者三日彼

詐窮變索公呼守護所大加詬責彼來請受國書公言  
國書當俟見國主日致達數欲脅取公以辭拒之嘖有  
煩言隨方詰難彼不能屈日本遂遣使介十二人入覲  
上慰諭遣還其國主擬奉表議和會宋人使僧曰瓊林  
者來渝平以故和事不成公還以疾請歸老樊川墓碑  
詔授四川經略使未幾復召議進討日本公奏曰臣前  
歲渡海留居彼地者幾再歲熟知其民俗凶狠驍勇不  
識父子之親不知上下之禮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家  
置干戈百姓皆兵其地山水居多可佃者極少無桑蠶

絲泉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益富且舟楫恃風而行忽值風變漂流觸撞沈溺之禍莫可預防雖賁育之勇良平之智將無所施臣奉使時同行三舟為風所漂會集先後有相去二十餘日者用兵無慮百舟隨波星散命滄海欲進退齊一協力成功難矣碑墓

十年授同僉樞密院事首議軍律若賞功罰罪兵符軍籍教練之類條具三十餘事皆次第行之碑墓

公自日本得上氣之疾既入樞府適用兵江表食少事殷力疾不懈入之寢至羸瘠屢請謝事凡九年始遂所

請墓

公與清河相共政八年諷規權臣姦欺結舌其傍若無與已然者加太盛盈蚤宜收身末路比聞譽僧善役鬼神試每有徵者於上前大臣可巫事君耶罪且相及公

辭疾三年其人見誤是僧坐擅發衛兵以醢廟碑又

文集云至元十九年丞相阿哈瑪方用事妖僧高菩薩干戶王著乘人心之不和與構變圖殺之時裕皇太子從上北巡賊乃結黨數百人偽為儀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叩建德門啟鑰而入直抵太子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工部尚書張公九思方留宿禁中遽起叱戶者毋得擅啟關使語傳令者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先請見二人則啟關矣賊計窮知不可給循牆而南行且語日前門可入也張公偵聞之日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

元月名臣事略

卷十一

七

守前門者其賊已至急呼阿哈瑪出與左丞郝禎俱為賊擊死樞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略為上倚信故以宥密留京賊之入也傳太子合索兵甚遽易素惡相姦即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為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張公入告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以為預告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悟言諸上而從之

公為人精敏饒智略見義勇為臨難不苟避初阿藍答兒劉太平之來會計也二人性資狠愎恣為威酷盛夏械人熾日中頃刻即死招集羣不逞輩開導告訐橫生羅織官吏望風畏遁死於威恐者二十餘人公時為宣撫司郎中挺身直前一司之事已獨任之酬應上命綱

領漕局威怒之不竟事無一辭屈撓中外歎服日本之行寇盜之間阻風濤之艱險異俗之狼戾瀕於死者蓋以百數卒之全節而歸古所謂有專對之才不辱君命者公其有焉碑墓

宋平諸將校及新附官屬入朝詔聽樞府受贄見之禮公日積所有立贊皇廟學市田六百畝以贍給生徒又別市地千六百畝為趙郡學田且釋俘戶三以供二廟灑掃温縣別業故有地三千畝公致仕南歸析而為二以其六畝懷州以其四畝孟州皆永隸廟學自以身出

元朝各臣事略 卷七  
儒素示不忘本也

碑墓

或問爲治公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  
惟怒爲甚必克已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  
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

碑墓

聖主嘗問僉院趙良弼高麗小國匠人某人皆勝漢人  
至於儒人通經書學孔孟漢人只是課賦吟詩將何用  
良弼對奏此非學者之病實在國家所尙尙詩賦則人  
必從之尙經學則人亦必從之矣

魯齋文集

參政賈文正公

公名居貞字仲明眞定獲鹿人初事潛邸中統元年  
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給事中至元十  
年襄陽降授襄陽路總管十二年僉行中書省事十  
四年遷湖北道宣慰使明年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十七年薨年六十三

公年十五汴亂奉妣夫人孫踰河居天平甫冠入官行  
臺於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爲兩  
半百峻絕不取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敕有司月給白  
金爲兩百

牧庵姚公撰神道碑

元朝各臣事略 卷七



沛京之破金族屬及朝臣子孫奴於人者公悉聞而民

之液上曹公  
撰行狀

世祖淵龍驛致諸郎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竟工丁妣  
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為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  
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為郎者莫與之班尤善  
國言大小庶政不資舌人皆特入奏其冬帝自將討叛  
王漠北漢人惟丞相史公及公從行有暇陳說資治通  
鑑納君於善一日帝問卿郎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  
薄如是敕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公奏公參知

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為禦  
皆不許神道碑

有言華人富且反者上以問公公曰盜由貧起未聞富  
而反或曰山東李壇非富以叛耶公曰壇之變在於權  
太重今郊遂之民或凍餒欲死子獨言其富何耶上深  
是其言狀行

雲中民一母三子伯從軍季殺兄眾議以母故原其死  
公曰弟殺兄天下大惡也若恤其母宜免從軍者以養  
上可之狀行

至元改元參議中書省事詔同先世父中書左丞公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置牧守神道碑

五年再為左右司郎中盜殺臣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

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

書給事中與丞相惟署制敕而已同兩丞相史公耶律

公潤色國史神道碑

十一年詔丞相巴延平章阿珠右丞阿爾哈雅行中書

省將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台數十萬眾平宋授公

宣撫使議行省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

成鄂神道碑又苦齋雷公文集云歲甲戌冬十二月

門出降丞相議曰方有事東南北城實為根本須擇人

守之策右丞阿爾哈雅及公分省而治右丞與公謀守

禦之策曰江陵宋制閩所在屯諸重兵聞諸將不睦

遷徙之民盈城復皆疾疫而及芻薪乏闕杜門不敢樵

探不乘隙先之咫尺春水瀾漫彼順流而下則鄂危

矣亟以驛聞明年春右丞奉命引兵西討獨以公主省

十二年授公僉行中書省事荆闔遣安撫使高世傑來

龔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

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卻其摯金帛一

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絕戢吏卒無入鄉敢縱暴者

刑以重典發庾賑飢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  
服而行其楮幣弛湖荻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  
旅滯此者給繻歸之剗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  
民置醫局遣醫更視疾癘

神道碑

婁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矣裨將陳思聰屠其  
家或議加兵公曰爲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  
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  
盍明之省何俟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於汝  
奈何宜身至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

叛加興兵誅矣思聰果來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  
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

諸爲亂於市

神道碑

幼主旣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  
爵人號年東南大蠢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  
亦千數在在爲羣斬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昌壽昌距  
鄂尤邇鄂屬縣傅高亦集衆跳梁爲應公多爲檄曉曰  
汝皆平民爲賊驅脅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  
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爲鄉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  
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齒平民不縱迹其既往  
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  
其情上下猜阻稍稍離渙壓以官軍遂盡誅糜翦平無  
留高亡之江西武甯公又檄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  
所歸變姓名返家為尉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  
是賊其人顧以高為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  
禍本公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為旋就梟夷豪傑大姓初  
無與知奈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汝第往吾能  
必其無他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舉烽

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事始彰  
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恃為司命時精兵盡於圍潭居守  
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  
千人必無回顧其家專擁衛賈相神道碑  
江左之定也詔夷其城公獨完鄂不隳後屢更寇卒莫  
能犯

十四年拜湖北宣慰使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  
其去像事於學神道碑又苦齋文集云初朝廷易省  
至公閉門不出鄂民大為駭懼將悍卒爭用威力志  
在財幣醋嗜擄掠密有屠戮大姓之議公聞知事勢紛

紘不得已起而視事或者猶執前議公曰若此城皆逆吾以一家保之闔境賴以存全

十五年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先聲至江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僞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為斬匿將為後用誅論巨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令凡送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既如其舊官之矣自餘蓄此無所敘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索兵仗為名挾入民家罔為收匿以起獄取貨與奴妾人子女痛繩以法大水壞民廬室蓋藏者發粟以賙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糒以

食脫沈溺數萬家

神道碑 又行狀云公遷江西時連雨飢欲發廩以賑或以為必咨中書

乃可公曰若然則民其魚矣先行後聞不從者於我乎償所全活數萬人

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右丞塔出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帳幄於後言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為加三月矣右丞謝其失言休士於廡由是知其為心斯須不忘恤下也

神道碑

十六年李梓發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往則為暴堅其不下請身往平纔從兵千營於城北為檄推誠招懷梓發

元朝名臣事略 卷十一  
度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戰不爲用乃  
閉妻子一室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  
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衆數萬  
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我南康只限彭蠡此寇不滅將  
亂南康乃調國兵戍遏彭蠡西瀕別遣方招討將其軍  
伏仗舟中僞爲商農徑造菱舍生擒萬一與其相曹者  
以歸磔龍興市其徒駭散復其民居後有列巨室姓名  
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慝誅矣延求何爲火之  
碑

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江西湖廣三省再造海艦  
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入聞陳其過舉他相以  
爲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間公薨于豫章而始成戰艦  
遣宣慰某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將以是日  
斬使忽詔下旣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薨猶利  
國猶古尸諫云

神道碑

公家居事妣夫人曲盡孝敬迨薨移是以養寡姊視政  
之休未嘗廢學從戎亦橐駝負書以行延師私塾毓德  
諸子曰或一至其舍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睿

聖大有爲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燮  
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于襄  
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溘安而集之煦而  
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卒有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  
譬而賞勸德緩而威撻徐革其面而浹其心俾方三數  
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  
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公亞匹

神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二

元 蘇 天 爵 撰

內翰王文康公

公名鶚字百一開州東明人金正大初中進士第累  
擢中書省右司員外郎金亡居保定歲甲辰召居王  
邸中統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奏立翰林國史院詔  
從其請至元五年致仕十年卒年八十四  
公幼穎悟讀書日記千餘言終身不忘長工詞賦有聲  
場屋年十九山東平貢禮部再薦科名會河朔亂舉家

南渡流離頓挫中身愈困而學愈力故其成就有過人

者正大甲申登詞賦第一甲第一人第

始公之生有大鳥鳴于庭鄉張

先生大淵號博物見之曰此鶚也因為制名字曰百一

蓋取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之義且語人曰此子後有大

名當居百人之一釋褐賜緋授奉直大夫應奉翰林文

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再考改歸德府判官兼

城父令下車之後立教條正風俗未幾政成吏畏而民

安之廉司以治聞遷同知申州事兼汝陽令政聲籍甚

俄丁內艱金主遷蔡起復尙書省都事陞右司員外郎

兼翰林修撰金主見公言事深中時病惜其柄用之晚

太常徐公  
撰墓碑

蔡陷萬戶張柔素聞公名輦之北渡館于保州者十餘

年深自韜晦若將終身焉墓碑

上之在潛邸也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迹聞唐文皇為秦

王時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講論治道終致太平喜而慕

焉甲辰遣故平章政事趙璧今禮部尙書許國楨首聘

公于保州從人望也公自以亡國纍臣義不可再仕辭

疾者久之已而就道既至上一見喜甚賜之坐呼狀元

而不名朝夕接見問對非一凡聖經所謂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道無不陳于前上為聳動嘗諭公曰我今雖未能即行安知他日不行之耶墓碑

公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為贈既達北庭適值秋仲奏行釋奠禮上悅即命辦其事公為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于上上既飲福熟其胙上下均之其崇敬如此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為常主上所以尊師重道者實公啓之李愷撰言行錄

丙午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上問公應受賀否公以富弼故事對遂罷宴徹樂明日始受賀言行錄

上留公漠北二載恐年老不可再歷冬寒召公謂曰朕欲遣人送子南歸子何所欲公對曰臣本閒人誤蒙寵召待遇甚厚亦已幸矣復何欲之有但願吾王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替則臣之受賜豈有量耶言行錄

庚戌春憲宗遣故參知政事李舜咨以安車來徵公同玉峯魏璠應召訪及軍國大計稱旨將任以政公力辭而還墓碑

上龍飛特授公翰林學士承旨公遂舉李冶李昶王磐圖克坦公履高鳴徐世隆同為學士公視諸老年最高

學最博言最切直若政之美疵事之可否人之賢不肖皆極言正論無所顧忌至于主盟吾道獎進後學推轂人材布列臺閣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墓碑公奏言自古帝王得失興廢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國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歲久漸至遺忘金寶錄尙存善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爲未備甯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上甚重其言命國史附脩遼金二史墓碑 又言行錄云初公侍王邸屢以史事爲言嘗

舉楊奐元好問李治宜令秉筆至是公申前請命立翰林國史院時元楊已物故又舉李治及李和王磐徐世隆圖克坦公履郝經高鳴爲學士楊恕孟攀鱗爲待制王憚雷膺爲修撰周砥胡祇遜孟祺閻復劉元爲應奉凡前金遺老及當公又言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宜時鴻儒搜抉殆盡選博學洽聞之士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他日選用上可其奏爲立十路提舉學校官墓碑是時阿哈瑪特以錢穀事賞緣爲姦欲乘隙取相位求薦于公公奮然曰卽欲舉此人爲相吾不能插驢尾矣我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忍爲此耶後數年竟用爲相竊弄威福無所不至爲王著刺而殺之商文定公撰先塋碑

至元五年春屢有微恙懇乞致仕詔允其請然有大事則遣中使就訪焉又敕有司歲給廩祿俾終其身墓碑十年八月公薨上聞之嗟悼且問臨終何語左右以不用釋老冥錢爲對公無恙時嘗謂世俗以疾革之言爲遺囑當神思昏亂其言非復可從故自七十以來手書治命歲一更之預爲戒飭嗣子之綱庀治後事俾身後有所遵守如釋老冥錢之費用皆治命云墓碑十五年秋九月翰林承旨和爾果斯前中書左承張文謙奏請狀元藩邸舊人嘉言善猷于國多所裨益今已

云亡在典禮宜有封諡詔特贈諡曰文康墓碑

公愷悌樂易無城府崖岸愛交游喜施舍家釀法酒客至輒留飲談笑終日氣不少衰在翰林十餘年凡大誥命大典冊皆出公手以文章冠海內而未嘗談文章嘗謂門人曰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之業求之于致知格物之理則懵如也爲己之學當以窮理爲先故一時學者翕然咸師尊之如中書左丞庫庫子清右三部尙書柴禎輩皆出公門墓碑

公向侍王邸嘗請葬祭金主許之及達汝陽求訪百至

竟無遺弓可獲但具牢醴表誅為位以悲哀動蔡人其  
大節如此墓碑

內翰王文忠公

公名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中  
統初擢益都等路宣撫副使王師圍濟南參議行中  
書省事遷翰林直學士出為真定宣慰使至元元年  
復召入翰林兼太常卿進拜承旨居翰林二十年累  
乞致仕不許年八十二始遂所請三十年卒年九十

二

公自幼志趣不凡為學即知自勉金遷都汴舉家南渡  
河居汝之魯山既冠聞郟城麻徵君九疇為時名儒裹  
糴往從之學勤苦百至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授歸  
德府錄事判官不赴自是為學益力涵泳經史漸浸百  
氏發為歌詩古文波瀾闊放浩無津涯邈乎其不可窮  
已歲壬辰河南受兵避難南走襄陽宋制置司素拙公  
名署議事官丙申襄陽難作公子身北歸至洛西適楊  
中書惟中被命招集士流一貝喜甚錄其名授以告身  
惟所欲往遂北游河內居無何值王榮之變去隱共山

尋遷相下會東平總管嚴公興學養士虛師席迎致公  
師道尊嚴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卽之溫然和懌隨問隨  
答亶亶忘倦其辭約其義明學者于句讀抑揚之間已  
得之矣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往往爲名士居數年東游  
齊樂青社風土遂有定居之志

野齋李公撰墓誌

中統建元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頃之以疾辭去三年  
春李壇萌異志公覺之柴車載妻子潛出挺身走濟南  
遂乘驛至京師時王文統始伏誅朝士惴恐不安公至  
侍臣以聞上卽日召見詢問再四嘉其誠節王師圍濟

南上知公家屬在圍城中授參議行中書省事公日圖

軍務一語不及其私齊亂平挈妻子來居東原

墓誌

拜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禁戢奸暴扶植善良民賴以  
安先是衡水監縣孟古岱挾勢行私所爲不法部民趙  
清發其奸訴諸有司旣具伏矣監司之立也其妻懼謀  
盡去趙氏而滅其口賂家人醉以酒暮夜潛入清家清  
逃匿獲免其父母妻子殲焉清來訴權要不爲申理且  
欲易其獄辭公曰誠若是死者何辜竟奏擬寘諸法籍  
其家貲以其半付清真定賈胡有稱貸取息者不時償

則逮繫私室榜掠桎梏恣為威虐人不勝酷目之曰閻羅王數干撓公府同僚畏憚惟所指麾公正色詰責呼五百捽抑以出撻之數十時治事西北城上命擠之投諸地郡人稱快迄公去不敢復然

墓誌

至元七年春復徵拜翰林學士入謁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為甚至有稅人白骨使民間橐殯不得改葬者盍速罷去以蘇民乎已而運司果罷

墓誌

權臣阿哈瑪特秉政諷大臣奏言尙書省當併入中書拜右丞相安圖為三公蓋名示尊崇實奪之相權奉旨

會議公言兩省合而為一命右丞相總統之為便如其不然則兩省姑宜依舊三公既不與政不宜虛設權臣私論為之沮止

墓誌

兼太常少卿時宮闕未立朝議未定凡遇稱賀臣庶無問貴賤皆集帳殿前執法者厭其多揮杖擊之逐去復來頃刻數次公慮為外國笑上奏曰按舊制天子宫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由外及內罪輕重各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而下百司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得進有敢越次者殿中司糾察罰

元朝名臣事略 卷三  
俸不應入而入者宜準闕入治罪庶望朝廷禮肅後遂  
定朝儀如公言又言曲阜宣聖鄉里林廟所在前代給  
百戶以供洒掃國朝因仍皆蠲復差賦夫百家歲賦爲  
鈔不過六百兩僅可比朝廷一六品小官終年俸給聖  
朝疆宇萬里歲入財賦以億萬計詎肯惜一六品官俸  
不以待孔子哉于府庫所益無多于國體所損甚大初  
累朝給林廟洒掃戶百復其家至是尙書省臣括戶悉  
收爲民故公言及之墓誌  
九年上聞天下獄囚滋多敕諸路自死罪以下皆縱遣

之期以秋七月來歸京師受刑及期皆至上惻然矜憫  
悉原其罪其後詔詞臣草詔將戒諭天下而不宣旨意  
久之皆不稱旨公乃以釋囚之意命辭進讀上喜曰此  
朕心也欲言而不能形之于口卿能爲朕言之嘉獎不

已墓誌

十年再乞致仕詔不從仍舉宋衢雷膺魏初徐琰胡祇

適孟琪李謙宜居翰苑墓誌

國子祭酒許衡將告歸上命中書左丞張公謙問公公  
言自古有國家者必與人材共治若無學校人材何從

而得今許某教生徒有法數年之後皆可從政事體所  
繫至大某素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員數少坐  
糜廩祿有所不安而然耶宜增益生員使之進學庶幾  
人材有成某之受祿亦可以少安矣詔從之

墓誌

十一年秋患腰腩痛艱于行步家居養疾上遣使存問  
賜以名藥公嘗言前代用人四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  
用其材力閔其衰老養其廉恥之心也今入仕者既不  
限年而衰老病患者或至扶舁抱負而登廳堂其人既  
自不知恥朝廷亦不以爲非甚不可也每遇會集議政

之際數數及之故自始得疾卽自停月俸歷冬迄春屢  
乞致仕上遣使諭之曰卿年雖高非任劇務第安坐教  
人耳何以辭爲仍諭旨右丞相王學士素著忠順之節  
祿之終身可也復詔有司盡給所停俸公不得已復出  
國有大政必咨訪而後行

墓誌

詔集百司問鈔輕物重事學士王文炳對曰物貴則不  
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

玉堂嘉話

時方伐宋凡帷幄謀畫有所未允則遣中使詢問公悉  
心敷對皆見納用又將有事于日本遣使問公公奏言



今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殄滅若復分力于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

墓誌

江南既下公言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安新附消弭寇盜之策甚備皆略施行之

墓誌

十三年冬朝議欲汰冗官權臣以不便按察司欲因之省去公奏疏曰外路州郡去京師遙遠濫官汙吏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為與申理若指為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御史臺足以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

京畿州縣尚有不及況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以按察司併入運司今之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為職與管民官恒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冤抑哉臣以為存之便按察司由是得不罷

墓誌

自江南撫定賞賜有功但遷加職位有至宰執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公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爵號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為有功之人宜加遷散

官或賜以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

職位

墓誌

十九年王師將大舉伐日本公入諫曰日本島夷小國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不伐爲便時軍行有日矣上以爲非所宜言天威震怒謂公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有他心而然耶公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有言若有他心向者何爲從叛亂之地冒死歸國乎且臣以八十之年又無子息有他心欲何爲耶遂出翌日上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

墓誌

三十一年公以年老願乞骸骨以歸丞相和爾果斯以聞詔允其請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前行之一日公卿百官供帳祖餞明日皇太子錫宴于聖安寺公卿百官送至麗澤門外仍命其壻仕于其府以便奉養大臣燕見上數問公起居狀公恬愉靜默家事不復關白者凡十年

墓誌

公性剛方凡議國政必正言不諱雖上前奏對未始將順苟容上嘗以古直稱之夙有重名持文柄主盟吾道餘二十年天下學士大夫想望風采得被容接者終身

爲榮言論清簡義理精詣世之號辯博者方其辭語縱橫援引徵據宜莫可屈公徐開一言卽語塞不得出聲爲文冲粹典雅得體裁之正不取尖新以爲奇不尙隱僻以爲高詩則述事遣情閒逸豪邁不拘一律程朱性理之書日夕玩味手不釋卷老而彌篤燕居則瞑目端坐以義理養其心世俗紛華略不寓目惟喜作書晚年益造精妙筆意簡遠神氣超邁自名一家持縑素求書者繼踵于門應之不少拒人得遺墨爭寶藏之

墓誌

尙書李公

公名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初爲東平嚴侯幕官中統元年召至京師明年以翰林侍讀學士行東平路總管同議官至元五年召拜吏禮部尙書七年除南京路總管不赴八年起爲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遂致仕歸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七

公幼精敏六歲知讀書性澹靜講學之外一無所好年十二三學爲程文下筆爲時輩所稱初教授君困躓場屋一夕夢在李彥榜下登第數名閱計偕之士無之因

元朝名臣事略卷三十一  
以命公年十六業成質幹清癯甫能勝衣將從教授君  
赴春闈儕輩或少君教授君不卹也及期肆筆數千言  
比亭午已脫藁泣試者見其敏給大加賞異命下公中  
本經第一教授君果出其下且意義褒貶所取各異人  
以比歆向父子釋褐調孟州溫縣丞未赴寓陳之項城  
聚書深讀務爲無所不聞仍手自抄錄爲日課不輟野

李公撰  
墓碑

金亡公奉親還東平嚴武惠公一見待遇加禮授行臺  
都事凡入覲出征不令去左右行臺罷改行軍萬戶府

知事武惠薨令中書右丞忠濟嗣政升公經歷東平大  
府民繁事殷公處贊襄之任圖慮深遠未始依違苟從  
平章宋公時居幕長議論率與公合若府政得失民生  
利病屢爲嗣公言之居數歲同列者趨向不同移疾求  
去會丁教授君憂卽杜門不出服除嗣公不欲以幕僚  
相屈置公師席躬率僚屬請問經傳多所開益魯諸生  
執經受業者前後非一墓碑

已未上將伐宋次濮陽召公問治國用兵之要治國則  
以用人立法賞罰君道務本清源爲對用兵則以伐罪

救民不嗜殺為對上嘉納之

墓碑

上即位建元中統驛召至京師時備諮訪凡國政可否知無不言其年冬車駕北征徵需煩索行中書省科取稅賦雖逋戶不貸公移書諸相其略曰百姓困于弊政久矣聖上龍飛首頒明詔天下之人如獲再生拭目傾耳思見太平半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除之政未孚故也側聞欲據丁亡戶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或加多什六七且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為心惟事供

億則諸人皆能之豈聖上擢賢更政之意哉省府為蠲逋戶之賦

墓碑

二年春內難平公上表稱賀因示諷諭曰患難之作上天所以存警戒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選官以修政崇儉以養民恆以北征宵旰之勞永為南面佚豫之戒上為之歛容擢用有期屬東平萬戶嚴忠範代其兄為本路總管奏請公偕行將師用其言詔授翰林侍讀學士行東平路總管同議官

墓碑

朝議令老疾輸賦公貽書省府曰聖人即位之初凡鰥

寡廢疾之人命所在優恤去歲省府嘗有榜諭俾給糧  
收養旬月之間一予一奪非所以示信于民也從之碑墓  
至元五年詔起公吏禮部尙書格品條式選舉禮文之  
事多出公裁定宰相素重公凡有集議必延置上座傾  
聽言論會制府有升省之議遂請老而歸碑墓  
八年拜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  
一出按行則致仕不復出碑墓  
公資簡重後生小子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前則溫粹見  
于面樂于誨誘有所問則叩竭終始無所隱或不可與

言則未嘗妄交一語薄于世味每以安恬退處爲心故  
其居官日淺而未嘗作期月畱也家居安坐一榻書史  
滿前窮日夕不少厭碑墓

太常徐公

公名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  
國初爲東平行臺幕官中統元年拜燕京宣撫使三  
年除太常卿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  
又兼戶部侍郎七年拜吏部尙書出爲東昌路總管  
擢山東道提刑按察使十五年移江北淮東道十七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三  
年召爲翰林學士又召爲集賢學士皆以疾辭不行  
二十二年卒年八十

公生而穎悟七歲入小學應對進退輒異常兒年十五  
有賦聲二十二登正大四年進士第京朝官交章辟公  
爲縣令朝請遣人辭焉且戒公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  
仕進更當多讀書涉獵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  
晚也公奉教爲學益刻厲經史諸子百家靡不研究

徐公撰  
墓碑

壬辰之亂朝請歿癸巳河南破公輦太君北渡河嚴武

惠公知公名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公勸武惠收養  
寒素一時名公多歸焉故東平人物之盛爲諸道最武  
惠農嗣侯襲職署公詳議職雖贊佐侯實師之先帝卽  
位之歲置總六部于燕京以公充拘權燕京路課稅官  
公謂理財非所能也力辭而歸

墓碑

大元受天命肇造區夏列聖相承未遑文治上在潛邸  
獨喜儒士凡天下鴻才碩學往往延聘以備顧問王子  
歲自漠北遣使來徵公見于日月山之帳殿上方治兵  
征雲南問此行如何公對曰昔梁襄王問孟子天下烏

平定孟子曰定于一襄王曰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況蕞爾之西南夷乎上曰誠如威卿言吾事濟矣是歲雲南諸國降上既登極每有征伐必諭以不殺于是四方未稟正朔之國願來臣屬者踵相躡于道十餘年間際天所覆咸爲一家土宇之廣開闢以來未有也不嗜殺人之效其捷若此然一言寤意皆自公發之墓碑

東平自武惠公時得亡金太常登歌樂有旨取觀公典領以行既見上欲畱公公以母老辭遣尙書柴公送公

還又明年今參政商公由東平經歷赴召北上嚴侯遂令公代之公既正位幕長軍民之利害公事之得失知

無不言其所救正者非一墓碑

中原板蕩之後鄆學久廢嚴侯修復以養生徒公愆慰之力居多又歲署題考試等其甲乙屢中高選者擢用之時自入學親爲諸生講說其課試之文有不中程者輒自擬作與爲楷式一時後進業精而行成人才輩出如翰林學士閣復太子諭德李謙浙東按察使孟祺禮部侍郎張孔孫太子贊善夾谷之奇等是也墓碑



元朝名臣事略 卷十二 六  
中統建元擢公燕京等路宣撫使京師久號難治下車  
以新民善俗爲務車駕往還貴近迎送百色供億從容  
以辦中書省檄諸路當養禁衛之羸馬數以千萬計芻  
秣與其什器前期戒備公曰國馬牧于北方往年無飼  
於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爲之  
馬將不來吏白此軍需也其責不輕公曰責當我坐遂  
弗爲備馬果不至清滄鹽課前政虧不及額公綜覈之  
得增羨若干勅賜白金三十笏以嘉其能碑墓  
二年移治順天歲饑民乏食公發廩貸之所全活者甚

衆碑墓

三年宣撫司罷公還東平總管嚴公奏太常登歌樂向  
聖主觀于日月山旣而發還今十餘年矣乞增宮懸大  
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上可其請就除公  
太常卿以主之兼提本路學校事碑墓

四年上問堯舜禹湯爲君之道公取書所載帝王事以  
對上喜曰汝爲朕直解進讀我將聽之書成上命翰林  
承旨安藏譯寫以進碑墓

至元元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諮訪

而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公手公選前賢內外制可備館閣用者九百卷曰瀛州集至今用之碑墓

六年作新大都於燕宗廟之制未有議者公奏曰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祀必有清廟因以圖上乞敕有司以時興建從之踰年而廟成公之所教太常禮樂亦備遂迎祖宗神御入藏太室因奉安而大饗焉禮成上悅賞賜良渥碑墓

公在翰林太常所薦僚屬多海內名士時號得人尋兼戶部侍郎奉敕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碑墓

時宮闕落成而朝儀未立公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會

同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宜定百官朝會議從之碑墓

七年拜吏部尙書公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爲撰選曹八

議碑墓

九年公乞補外除東昌路總管佩虎符至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期年而政成乃修廟學起驛舍新公廨區處皆有條序力省功倍而民不知勞郡人頌之碑墓

十四年起爲山東提刑按察使某路有妖言之獄所司

逮捕凡數百人公為剖析絳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

碑墓

十五年移公淮東道按察使淮安安撫使許瓊亡宋邊

將家人有告瓊匿官庫財者憲司繫其妻孥以徵之公

謂同僚曰許所匿者亡宋之物也豈可與今盜官財者

同論耶同僚不以為然公獨抗章辨明行臺是之釋不

問碑墓

詔發南北兵征日本遠近愁歎江浙尤甚公奏疏諫之

語頗剴切當路者恐忤旨不即聞已而上意悟其事

亦寢碑墓

二十二年丞相安圖再秉國鈞圖任舊人共政奏公雖

老使之坐而策國事尚可用也遣使召公公老病辭不

能行附奏便宜九事賜田十頃公時年八十至秋病增

劇作八十可老歌以自遣所以處死生若久客而將歸

焉易簀之際吟諷弗輟碑墓

公儀觀魁梧襟度宏博慈祥樂易人忤之無忤心與愠

色與人交一以誠藩籬廓達洞見肺腑喜賓客樂施與

及好獎進士類人有片善稱之惟恐不至然和而不流

羣而不黨清而能容仁而能斷時論推之以為有公輔

器墓

公明習前代典故尤精律令事有至難獄有大疑使公  
 決之不假閱成案立談之間引拔區別冰釋理順載法  
 之文法外之意無不包舉雖專門名家亦不如是之審  
 至論事口悱悱然若訥者及秉筆而書頃刻千百言言  
 盡意到燦然成文人謂尙書說事手敏於口碑墓  
 公之奏議典贍詳悉無迂疎之累古文純正明白無奇  
 澀之偏歌詩則坦夷瀏亮無雕斲晦深之病四六則駢  
 儷親切無牽就支離之弊雖然在公悉為餘事惟愛君

憂國之心堅如金石不以仕宦為汙不以辭退為高亦  
 不以衰老疾病為憊苟聞時政有所可否論思獻納恆  
 若言責之在己惓惓不替至死乃已合於古人猷猷不  
 忘君之義也碑墓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三

元 蘇 天 爵 撰

廉訪使楊文憲公

公名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國初舉進士中選授河  
南路徵收稅課所長官兼廉訪使歲壬子參議京兆  
宣撫司事乙卯卒年七十

公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  
而公生父蕭軒翁以為文明之象就為制名年十一丁  
內艱哀毀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為課人以天至稱焉

又五年師鄉先生吳榮叔未幾賦業成卽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廷試興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羨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爲諱僕無所克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君草萬言策將詣闕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剴切他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卽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

遺山元公  
撰墓碑

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

自若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朱拯自京師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藏爲問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君曰不招而往禮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爲二三乎

墓碑

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俄從監試官北上謁中書耶律公力奏薦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陛辭之日言于中書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民

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為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書公甚善之君初莅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邳薛微之澠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等日與商略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為言者君訶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為之耶即減原額四之一公私便之長官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絕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為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

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

墓碑又公文集云歲在己酉十有一

月中書耶律公以軍國大計舉近世轉運司例經理十路課稅易使為所黜使稱長相豐歉察盈耗以平歲入奏可一聽中書省總之開創伊始制度未遑天下郡縣猶以財賦自贍不重其權則無以刻其弊故官吏汚濫得廉糾之財賦舛錯得釐正之至于風俗之疵美盜賊之有無楮貨之低昂皆得季奏之凡佐吏許自辟以從被選者以為榮

王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關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為佚老之所雖在病卧猶召子弟秀民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樸汝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

玷傷風化病革處置後事如平時救家人吾且死勿以

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噱怡然而逝

墓碑

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疾病助葬祭力雖不贍猶強勉爲之與人言每依名教爲言有片善則委曲獎藉唯恐其名之不著或小過失必苦言勸止之怨怒不計也

墓碑

初泰和大安閒入仕者惟舉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不過翰苑

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旣成乃以餘力作爲詩文下筆卽有可觀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爲無所不闕真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作文剗刮塵爛創爲裁製以蹈襲剽竊爲恥禮部閑閑趙公平章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爲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

墓碑



君著述有還山集六十卷始于古賦次之以古律詩又次之碑誌記說銘贊雜文槩言十卷隱而天道性命之說微而五經百氏之言明聖賢之去處辨理欲之消長可謂極乎精義入神之妙矣天興近鑑三卷自壬辰正月至甲午六月絕筆其書法如古之史臣其議論如胡氏之春秋也正統書六十卷自唐虞至于五代一年一月一日各有所書事三代以上存而不議秦漢而後附之以論其叙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

及猶曰子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辟王乃復賴前哲槩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啓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

墓碑

內翰李文正公

公名治字仁卿真定樂城人金正大末登進士第壬辰北渡居大原藩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召拜翰林學士明年以疾辭歸居元氏之封龍山十六年卒年八十八

公幼讀書手不釋卷性穎悟有成人之風既長與河中李欽叔龍山冀京甫平晉李長源爲同年友屏山李先生令代作墓銘數篇一夕而就屏山大加賞異正大七年登詞賦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從大臣辟權知鈞州事時調度方殷公掌出納無圭撮之誤壬辰正月城潰

公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人所不能堪公處之自若也

某公撰敬齋事蹟

先生才大而雅識遠而明閎于中而肆于外蓋將以斯文明斯道者在河南時文聲已大振及壬辰北渡隱于崞山之桐川聚書環堵中閉關卻掃以涵泳先王之道爲樂雖飢寒不能自存亦不卹也是後由崞而之太原之平定之元氏流離顛沛亦未嘗一日廢其業手不停披口不絕誦如是者幾五十年先生之于學其勤至矣人品旣高真積之力斯久所以優柔饜飫深造自得

兼衆人所獨經爲通儒文爲名家其名德雅望又爲一時衣冠之龍門也退然自以爲不足嘗曰名爲吾眼中之昧蓋先生性喜退密恥于近名所學所行切于爲已而非以爲人也

門生集賢焦公撰文集序

世祖方居潛邸歲丁巳五月遣按忒木兒董文用馳傳來召且曰素聞仁卿學瞻才優潛德不耀久欲一見之切毋他辭旣至帝問汝在河南居官者誰最佳公對曰百餘年間人才未易數在今日論之其險夷一節則完顏仲德甚可嘉尙又聞仲德讀書否對曰仲德策論進

士觀其以國忘家以主忘身實自讀書中來又問完顏哈達及布哈何如對曰二人將略俱短少帝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實爲唐朝名臣第一彬伐河南未嘗妄殺一人當在方叔召虎之列韓白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居官之人有如魏徵者否對曰今之人側媚成風欲比魏徵實多愧矣又問人材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且今之儒生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廷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可用之材又皆賢王之

元朝名臣事略 卷十三  
所素知己嘗聘問者也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夫四海之內曷止此數子哉誠能廣延于外將見雲集輻輳于朝廷也又問回鶻人可用否對曰漢人中有君子小人回鶻人亦有君子小人但其人貪財嗜利廉謹者少在國家擇而用之耳又問天下當如何而治對曰夫治天下欲難則難于登天欲易則易于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按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于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難不于登

天乎且爲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民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至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賞罰也法度隳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爲幸矣又問昨者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爲陽不足地動爲陰有餘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矣今之震動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宏多或刑獄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于此矣然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出此以

警之苟能辨姦邪去女謁屏讒慝減刑獄止征伐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則可變咎徵為休徵矣王庭問對

先生平生愛山嗜書餘無所好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以供饘粥學者稍稍從之歲久從游者日益多所居不能容鄉人相與言曰封龍山中有李相昉讀書堂故基兵革以來荆棘堙廢不治若芟而葺之令先生時憩杖履而栖生徒豈不為吾鄉之盛事哉以告先生先生欣然從之遂相與聚材鳩工日增月積講堂齋舍以次成就舊有大成殿弊漏傾敝又重新之未幾朝廷聞先

生賢安車聘之既至奏對稱旨欲處以清要先生謝曰老病非所堪也懇求還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後四年詔立翰林院于燕京再以學士召仍勅真定宣慰司驛騎賫遣先生起就職纔期月又以老病尋醫去王文  
撰書院記按公與翰苑諸公書云諸公以英才駿足絕出之學高躡紫清黼黻元化固自其所而某也孱資瑣質誤恩偶及亦復與吹竽之部律以廉恥為幾不韙耶諸公愍我耄昏教我逮肯容我竄名玉堂之署日夕相與刺經講古訂辨文字不即叱出覆露之德豈敢少忘哉但翰林非病叟所處寵祿非庸夫所食官謗可畏幸而得請投跡故山木石與居麋鹿與遊斯亦老朽無用者之所便也  
翰林視草惟天子命之史館秉筆以宰相監之特書佐

之流有司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專而非非是是也今者猶以翰林史館為高選是工諛譽而善緣飾者為高選也我恐識者羞之

敬齋泛說

我聞文章有不當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蠱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我所聞矣不以為所不當者之為患惟無是五者之為患

泛說

或問學李子曰學有三積之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

公著述有文集四十卷壁書叢削十卷泛說四十卷古今註四十卷測圓海鏡十二卷益古衍段疑三卷其他雜書又十餘卷

之精不若得之之深

泛說

李子年二十以來知作為文章之可樂以為外是無樂也三十以來知擧取聲華之可樂以為外是無樂也四十以來知究竟名理之可樂以為外是無樂也今五十矣覆取二十以前所讀論孟六經等書讀之乃知曩諸所樂曾夏蟲之不若焉尙未卜自今以往又有樂於此也與否

泛說

初聶侯珪以土豪歸國帥平定者最久雅親文儒聞敬齋李公之名而賢之輦至郡舍會遺山元公還太原過

之爲數日畱因追憶閑閑文獻二老作詩云百年喬木鬱蒼蒼耆舊風流趙與楊爲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聶侯起謝曰此珪志也方經始而聶侯卒至元二年劉侯天祿繼守是州爲屋數楹置趙楊元李四公像其中以事之惟閑閑文獻以道德文章爲一代宗師昔在禮部翰林對持文柄時號楊趙遺山敬齋皆二公門下客自南都時才名已相埒北渡後嘗往來西州寓志于文字間賡唱迭和世亦謂之元李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往往誦其詩讀其書敬仰其人蓋所謂聞而不得

見見而不得親者獨是一郡閑閑之桐鄉文獻之梓里也人歌清靜之政家服孝友之化而又接見遺山敬齋凡僚吏士庶每話及中州耆舊必以四賢爲稱首堂而祠之宜矣

太常徐公撰  
四賢堂記

### 太史楊文康公

公名恭懿字元甫奉元人隱居不仕至元十二年召至京師未幾辭歸十六年以修歷召歷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

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公以正大乙酉生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恆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綜博于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戶外滿履橫經入問爲析疑義源源其辭若引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中大夫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

者直期以宗盟斯道于將來時已邃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于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于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惟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



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為一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

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

牧菴姚公撰神道碑

歲甲寅司徒許文正公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于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夕而所造益深平居詗于為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

法為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縟疏衰饗粥悲憂為疾杖始能起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能行之聚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陷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

神道碑

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圖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聞十年遣使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

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  
上遣國王和通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爲  
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明年月正元日之翼  
日上御香殿以太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  
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  
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神道碑

侍讀圖克坦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  
徒竇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  
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尙文辭而經術猶未

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  
雖有明經止于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  
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  
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  
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  
自賤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旣從事實  
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  
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  
婚而歸神道碑

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都九月入見詔于太史院改歷十七年二月副樞領太史易教領太史衡及公等上改歷奏曰臣等徧考自漢以來歷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晝夜測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四方亦未測驗參考臣等共議權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算成辛巳歷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歷者附會歷元更立日法全踵故

習顧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二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職測驗恆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朔歷曰日行歷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歷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歷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時以異舊罷之梁虞劄造大同歷隋劉孝孫造皇極歷皆用定朔

爲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歷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歷雖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爲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歷謂天事誠密四大二小何傷誠爲確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歷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十九年歷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是日方列跪未讀奏詔賜魯齋及公坐諭曰卿二老毋自勞謹教示諸人耳四月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

徵士蕭公撰墓誌

徵士蕭欒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惟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

神道碑

元朝各臣事略

卷三

建

48-11628

